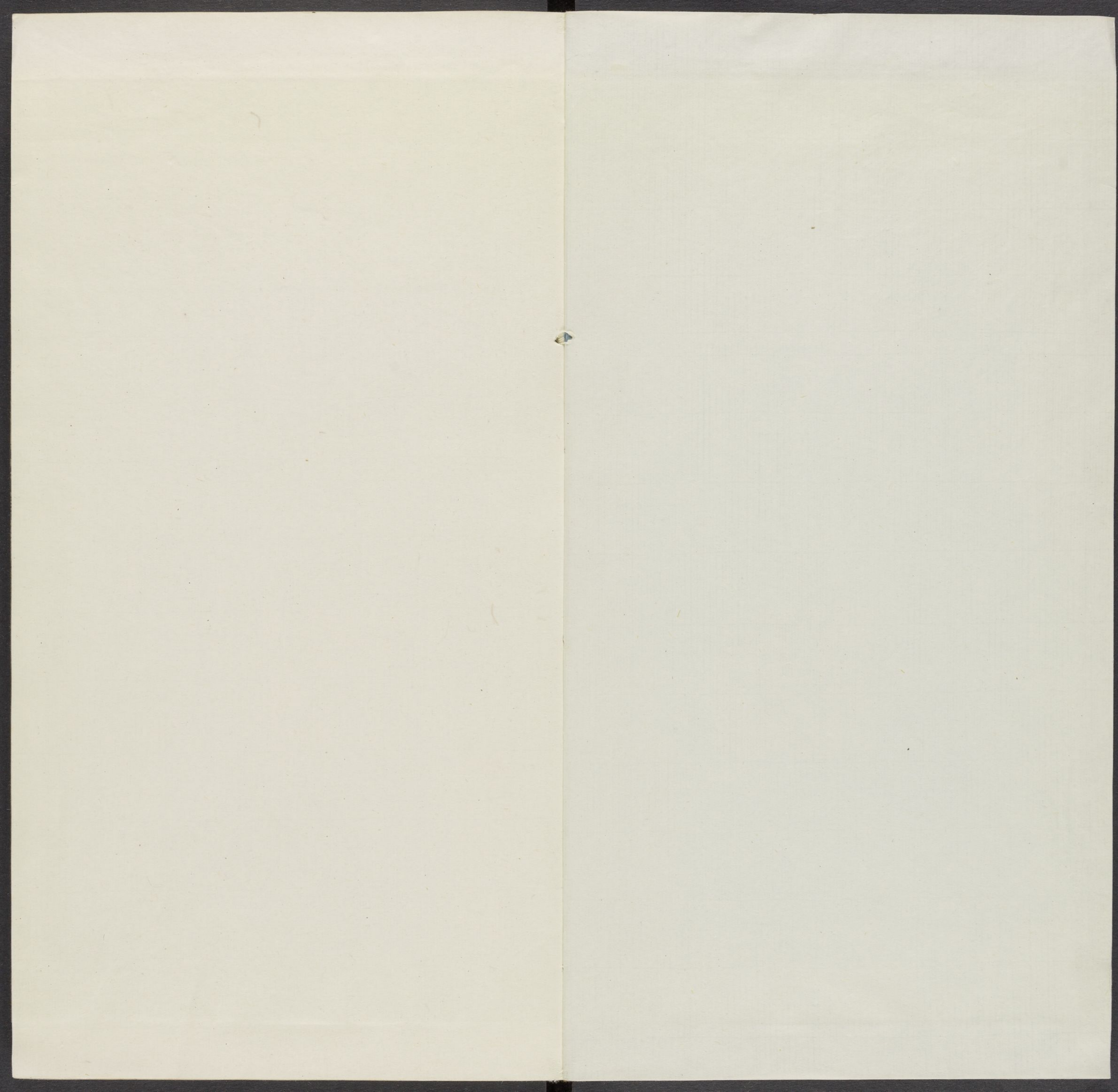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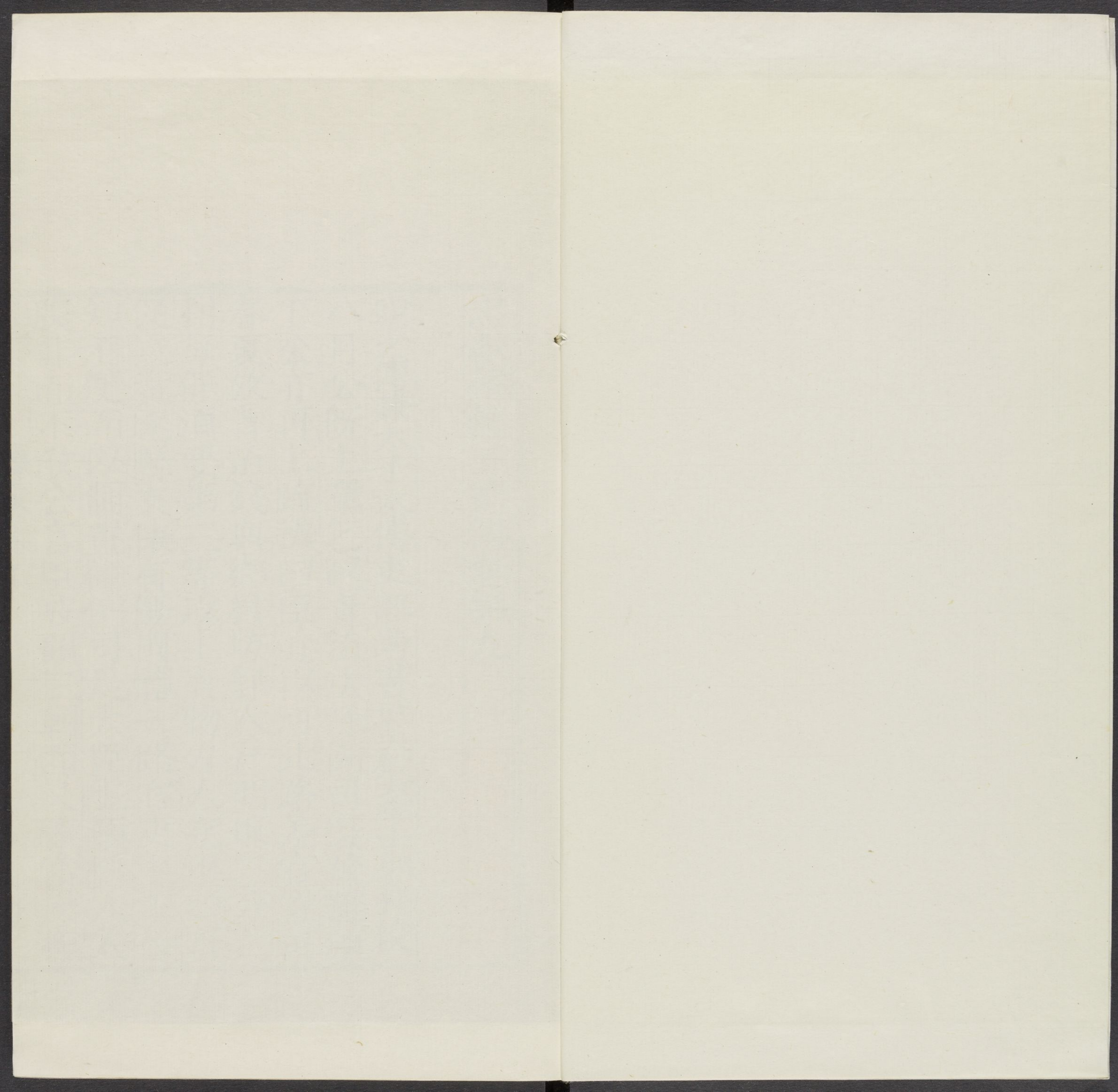


23

T 53⁴⁴~~56~~/4512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頒
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
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
利每保湏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
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
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太
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

竇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
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
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
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爲
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它也今准都進
奏院牒却蒙制置司以互言皆爲不當條件疏
駁乞申勅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
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
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
其大槩用偏辭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

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
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
再有辨列欲望聖慈持紆親覽然後降付中書
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
不當即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
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
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
一臣前奏以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
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
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其第三等

家傳卷九
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
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
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
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
錢每得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
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
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勅命云公家
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
與元勅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
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

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
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
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
約東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
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而
已此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
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
虧損百姓所以有此約束即非法外擅為侵刻
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唯河北所約分數最多
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

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者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貸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貸

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賁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賁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

萬泉者則替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廩二十而
 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
 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
 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
 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替出息一千遠
 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替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
 都之民萬錢替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
 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
 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

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
 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
 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
 周禮一部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
 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
 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
 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
 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
 取利已厚傷農已深柰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
 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

此則誣汗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
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
得過三分二分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
實數恐遇納時斛斛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
不多却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即合納本色
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具也緣小麥最為
不耐停畜之物自來常平糴不糴蓋恐積留損
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
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
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

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
決却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
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斛之意故開此許納見
錢一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
戶須至糴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
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城郭有
物力戶即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百許之
貸借即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湏
要上三等戶一名即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吏
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

又河北提舉官乃峻賁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即
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人戶却情願請領即當
別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捃拾豈無貧下浮
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上三
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
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
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勅抑
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
名者蓋為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為催納
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須

憂難為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即自
往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
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即自是抑
勒有違前法况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
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
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
請領即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因
循避事壞法之人即非迫脅官吏須令抑配百
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抑配與人即
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為朝廷委任皆在

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隳壞新法曲徇
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具事
狀開奏豈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
以鄉村上三等及城廓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
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
司以爲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
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勅意本務拯濟困
乏却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
以取利爲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
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

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則所
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
其太近哀削不忍爲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
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益關防
浮浪之人請去難爲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
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人戶必不肯
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
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青
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
官唯以散多爲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

爲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縣地數百里棄爲污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

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彊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矣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覓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爲政事之急戒方今宜憂爲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此而已固非使之廢

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
而以為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
平倉官員不是興利之臣今既明舉貸錢取利
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
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
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
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仰以為生今若差官置
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與主戶處從來借貸
既不可免又湏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
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嶺南東西路上曠人稱

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
於遠民尤為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
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
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卹之
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
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曾就等第人戶處彊借
錢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
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間有三兩路州
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即時輦
還今制置司指為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

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譏之甚誠可駭下唯陛下
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
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糶
與坊郭之人今若俵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
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
獨不被賑救之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即
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
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
此說尤為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
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

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
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
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升或一
斗以來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未見曾坊郭
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斗者此蓋制
置司以青苗為名欲剩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
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
謂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
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准
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准制置

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
淮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千萬匹充常
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是破貨不了
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
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願
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
例委是人戶情願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
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稱
自京般來絹二十萬匹唯真定府未曾差人
赴恩州請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

分通行催促火急和雇傳乘赴恩州請般赴
支俵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
般到緣係淮備充秋料青苗價錢即不闕錢支
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
文字深屬張皇搔擾牒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
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為害之深乞察臣前奏
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却准中書劄子
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
當兼累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
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

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劄與臣知者臣勘
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
第八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
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尚猶近下等第八戶
有破賣家財方能貼陪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
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
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
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
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
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例全不相

因於農民豈不爲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使公文
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唯是應命苟免
罪咎將抑配以爲情願何處更可辨明且制置
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
將絹二十萬匹直行指揮許散與鄉村人戶依
舊舊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
來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
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
書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
行未嘗直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

外守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
歸政府庶於國體爲便止始得公疏意已大悟
亟欲寢罷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唯
參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
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旣出執之
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呂公著爲御史中丞亦言
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
旣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意疏朝廷亦當聽
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
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
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謫
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
公旣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
欲退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因上神宗遣內
侍李舜舉慰諭乃止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九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十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
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
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單萬得國名之大
况吾元老爲世宗工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尹節
之寵飭宣典策敷告縉紘具官琦道醇而深器
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
朝亮衆采於台極翼載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

朕纘圖厥初謀落燮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
成登昭公槐奄涖國社鎮定大事安如九鼎之
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無
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據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
宣王靈就更西雍之堯留主北門之鑰載敦安
賦并實幹封於戲漢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
因裴度輕重繫乎厥身維迺純誠無媿前烈懋
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
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充永興軍節度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司事畿內河堤勸農監牧使充大名府
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
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勲如故公力辭
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章七上不許
滿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辨
理河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聖
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內東
門司裴昱齎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八
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
而輒開釁端妄來訴理比敕官吏同加按行雖

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
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
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
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
之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臣晚年多病心
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
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
曲有訪逮不勉竭衰殘少塞聖門臣竊
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
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而有漢疆外
義諸國

驕大在祖宗廟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
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
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
為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
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
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
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
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
佞佛豈無疆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光發制
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為

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
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
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
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
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
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
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疆取其地建熙河一
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
地屬董氈董氈即契丹壻也既恐闕地未已豈
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

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
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
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
朔立隄防鄣塞要略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
爲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
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
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
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
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辨理地界河朔
沿邊與近襄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壁開

淘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
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
處衣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非
一又諸處剗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
等處剗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
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
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
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
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
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

籍上戶車馬驢騾往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
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
國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
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願朝廷
况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慮
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
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
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益事有因緣而至此者
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
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然臣聞言未及而言

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苗
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
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
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
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
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
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富
疆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
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
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為本必務

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
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
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
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今下
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
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緡
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
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
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
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積

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
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
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
而行之豈可獨舉汪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
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
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言
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
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催一十
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臣謂王
歲終贏得萬錢只納

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為寬少而
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
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
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
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辯
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則
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錢鞋錢之類凡
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
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
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

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細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通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為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端端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

根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難於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盡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大平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為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

家傳卷下
剗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
災傷民力大之沿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
將官皆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
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
朝雖曹彬未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
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
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
之當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
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

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
累世之好永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
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
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
選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
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
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
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
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北諸州
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

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然自此
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
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雖盡行
蓋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餵
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
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
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
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令必不
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
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

相官已極品歸

故郡萬事無不足者

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緣
聖問之及因敢一言盡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
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
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覲愚瞽一悟
聖心爲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
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潞公富鄭公曾魯
公同被詔問公所對最爲切直七年秋公累上
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允
明年夏公又力謝事復改永興軍節度使涼州

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殞于書錦堂側享年六十八計至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施行贈尚書令告第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實賴全德老臣藩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

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自結人主之知出入三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旣推定策之功先帝建儲復預受遺之託汔繇輔翼以底丕平澤被生民勲在社稷嚮乃懇辭重任出撫近藩屢厭節旄之榮願還印綬之寄方深注倚遽此殲亡夫三省之官惟尚書令爲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可特贈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

命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
與享之文益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
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
翼我前朝式敷誥於治庭肆儀圖於典禮故永
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
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
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為
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
猷實紀於三朝緬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
是用進登烈考之清祜禋序功臣於大烝上以

慰祖宗之靈下以為忠義之勸於戲為臣至此
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
盛美以答元勲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主者施
行上以尚書令不兼官是為真令特以贈公又
配享特鑲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太常
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於樞前又遣內侍詢
本家所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
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闕賜對面諭令照管
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葬
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為幽堂

所費皆給于官臣僚之葬於法不許以石爲室
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御藥院李舜
舉奠於靈凡及許幼子嘉彥將來尚主仍諭忠
彥曰先侍中思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
奏來勅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二府
忠議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
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
閱之殆遍後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
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十
三卷議一卷藏于家有司考行應憂國忘家文

其有成之法謚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
神宗乃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
命定策元勳之碑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
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第四兄
皆蚤亡先太師捐館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
据最長始爲州縣官後終於司封員外郎公同
母兄諱璩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育於司封
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爲禁從漸
貴顯而二兄相繼皆亡收恤諸孤皆同已子公
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

初爲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劾此語爲人敬服如此器重閣博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即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爲樞密則使石介高慶曆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

骨可屬大事敦重如勃後爲宰相歐陽永叔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知言堂乃公爲鄉郡時所建也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辰爲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爲三人者排逐指爲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逐聽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曰須是躍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旣而

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才惟以公
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
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
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頴皆可用也時二人
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仕頴於省府如
此之類公薦引於上前者固多亦未嘗自漏上
前之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也
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時公力薦韓
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旣而
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朕豈可

這公旣罷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府參
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
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一嘗援已也公
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於人人或有不喜
於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曆中孫沔爲御史以
西事詆公甚力後公爲宰相沔以罪廢會陝西
用兵起沔帥慶州過闕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
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袖長書俯伏謝
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父緯昔
爲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緯與賊戰而

兵敗密詔公斬於退兵之地公特申理緯得不
 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貶因公
 所奏遂詣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元帥後
 緯知公嘗有言救已也每見公未嘗不泣下敘
 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師中方
 坐事廢黜一日擢為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日神
 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師中方
 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
 既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揚州秦州真定
 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為塑像

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瞻慕至
 夷狄尤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虜人未嘗不
 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往來書
 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仍諭來
 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持書名及公既去來者
 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涉臨清
 界即戒於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亂須索
 忠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曰早來
 上面召曾使南朝識韓侍中者數人問之少卿

貌類父否皆云頗類遂於宴坐令畫工密圖之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不失驩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爲韓范或韓富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賙人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之入月亦終而已竭是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於自奉則儉約不改於舊左右侍者不過二三人嘗

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也內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兄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旁族交舊之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於圖畫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藏圖籍萬餘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爲人公孝於祖宗常恨祿不及親顧所有以奉塋域公五代祖葬

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謀具載葬地值五代兵
亂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
歲時灑掃蓋不能及歷祀既遠遂二所在公常
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于贊皇
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于博野三塋之失所在
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誠所感
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
夫人男子六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純彥次
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適朝散郎王景
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戡曰灤曰試曰浩

曰澄曰哲曰括曰拓曰裕曰栳曰洞曰格曾孫
曰肖胄曰肯胄曰碩胄曰膚胄曰顯胄曰宏胄
曰穎胄曰全胄曰安胄曰寶胄曰膺胄曰顏胄
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埽多墊
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竈穴於埽下乃伺竈出
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臥有一吏持檄召勉曰
有竈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闕甚壯
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
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
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間所

盡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
不已公微勞云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具述殺
龜事又敘嘗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不得還
懇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非與人
同被害汝埽戮之汝職遣之使去出門所追吏
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遂
寤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為
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
孫固時為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韓公平
生所為豈不為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墳墓夕

關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
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
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
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臣僚之
此乃非常之恩也

批曰

吏部

或親民

梁未嘗有

家傳卷十

一

獻韓魏王傳卷第十

